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五年九月
盡十二月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

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人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

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

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其名非配

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疏按期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石

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互通故以入室解考宮也○注考成也

○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按何意以考爲成仲子之宮不取乎成夫人之禮也詩斯

干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宣王於是築宮廟

公羊義疏七

展既成而爵之○注成仲至之事詩以樂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
又祭先祖○注成仲至之事左疏引服虔云宮廟初成祭
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
禮記雜記云成廟則爵之說文西部爵血祭也詩疏引賈逵
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爵鼓則爵者血塗之名故大戴禮諸
侯魯廟篇云成廟爵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
人宰夫皆元服盧注廟新成而爵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
同爵弁小菽君朝服注廟新成而爵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
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
舉羊升屋自中屋南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
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郊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
也其居室則考而不爵故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爵注
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
落之事是也古人緣生以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
廟成亦祭以妥其神焉其祭器成則以豕豚昭四年左傳叔
孫爲孟兩作鐘饗大夫以落之詩疏引服虔云爵以豕豚爲
落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人用爵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
君以車行祿社爵鼓又王世子始立學之禮不與器用幣注典
讀曰爵月令孟冬命太史爵龜筮雞記下成廟則爵之其禮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
皆用雞其餌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
則考之而不爵爵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

則穀之以厭豚大戴禮亦有穀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
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
祝大師掌穀祈禱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蒞穀主及軍器小
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蒞穀主及軍器小
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穀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穀積其
其羊牲圉師春除尊穀康秋官則士師凡創珥則奉犬牲犬
人凡幾珥用號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
以祈創創字珥卽創字用毛牲者創用羽牲者創皆取血以
器之事費之者神之也先鄭則穀讀爲徵謂飾美之也是凡
器皆用穀龜玉亦費之廟社皆用穀主亦費馬廐亦費之也
○注不就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
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冊府
元龜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宜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臧
蕤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
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公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
並繫子爲號祭于園寢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
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懷
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于陵寢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
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
呂后故以薄后配食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
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
耳又漢世立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

義近蔡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議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稱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神祇配食則義所不可虞獻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攷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是以隱公爲桓立其母廟不配惠公可謂權衡悉合後儒實隱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啟後世追尊妾母者不察之甚矣○注禮妾至廢矣○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鄭注以於孫止春秋傳曰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於本鄭氏非正之義也惟穀梁以仲子爲孝公之妾隱公爲其孫故非隱爲失禮又彼傳云使公子主其祭范云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其所論於孫止卽此之子死則廢也漢書匡衡傳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放同禮公于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若然喪服小記又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必以其昭穆妾母不世祭得祔於妾祖姑則中一疏云當爲壇祔之耳義或然也其無妾祖姑者則小記所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易姓而祔則几妾下女君一等是也○注不

言至禮也○舊疏云欲決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
言立者以其非禮故也○注加之至絕也○亦以決武宮煬
宮桓宮僖公不加之義也以武煬等皆君於稱宮宜仲子
是妾不合與宮連文又宮廟尊卑其名不合不稱宮故加之
以絕見其殊乎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注據無子不廟也疏
君與適夫人也○舊疏云卽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訖
注據無子不廟也○舊疏云卽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訖
猶尙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按莊三十二年傳有子
則廟無子不廟注自據彼傳爲解言未踰
年君無子卽不廟況未爲君之妾母乎
隱爲桓立故爲桓
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桓之母爲立廟所以

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疏
注尊桓至賢也○上元年傳云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
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故隱爲桓立尊其母爲得事之宜
也通義云仲子之葬久矣初殯惠公之喪又遭天王崩三年
之中過密八音未可盛禮興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
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解諸箋云穀
梁得之其曰成之爲夫人斯失矣禮妾附于妾祖姑亡則中
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
君可也此士制也周爲姜姬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不毀以

初獻六羽

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爲夫人故爲之考廟宮若成之不得爲王母乎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廟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言也何君以爲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按劉氏於仲子主穀梁之說故與何君全乖穀梁又以隱不宜讓故無賢辭以公羊不書立之例見之則考仲子之宮自非失禮元年傳於不書卽位曰成公意於仲子之喪告諸侯曰成公意二年傳於不書子氏葬曰成公意又於此言成公意終始無惡文非善而何何氏墨守本經劉氏議之愼矣

初者何始也

疏爾雅釋詁初始也

六羽者何舞也

注持羽而

舞

疏注持羽而舞

○周禮舞師云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

帔也

皇故書爲

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又樂師有

帔舞

有羽舞

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先鄭云帔舞者

全羽

羽舞者

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

舞者

雉牛之尾

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後鄭謂帔析五采

絹皇

雜五采

羽如鳳皇色如後鄭義六舞惟初獻六羽何以

羽舞

皇舞

持羽而舞也所持何羽義具於下

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注僭齊也下微上之辭疏齊至

之辭○廣雅釋詁云僭擬也漢書韓安國傳注僭擬也擬擬

卽齊之謂穀梁傳始僭樂矣注下犯上謂之僭本此爲義也

微釋文音戶教反校勘記云此當本作下效故爲作六羽之

音繁露王道云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差亦僭也

爲僭奈何天子八佾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

法八風疏佾者列也至八風○白虎通禮樂云八佾者何謂也

蔡邕月令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

天下諸公六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疏至六律

○白虎通禮樂云諸公六六爲行何氏本此獨斷云公之樂

六佾象六律也通義云舊說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

王逸招魂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夫人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

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

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屬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爲每佾用

六羽故言自八佾至於四佾皆八羽而成佾僭佾六羽始殺

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證繁露三代改制

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備法

文而王舞溢衡由此言之綴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
如份數爲難按左疏引服虔說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
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土二爲二八十六人又月令章句云
份列人每份八人服冕而執威則服氏蔡氏以八人爲份杜
氏以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諸侯四注四
人二二四人爲說取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
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疏注四人至四時○白虎通云
樂四份所以象四時白虎通又云天子八份諸侯四份何所
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
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
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份諸侯六份諸侯
四份是班氏用今文說何氏卽本班爲義也月令章句天子
八份諸侯六份大夫四份按白虎通又引詩傳曰大夫士琴
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則
魯詩公羊春秋皆以大夫無舞也通義云四八三十二此正
制也左氏言諸侯六份大夫四份者眾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
借諸公特說詞以對耳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
夫四份矣按諸侯六份大夫四份之白是左氏家說不得通之
公羊孔氏雖欲合之謬矣蔡氏章句或亦取左氏義耳白虎
通篇篇云何以知公爲份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份諸公六份
約此經爲說也廣雅釋樂云天子樂八份諸公六份諸侯四份

公羊同通典引月令章句引樂容曰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說郭引章句又云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明古文家以天子八佾侯六大夫四士二也御覽引禮記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懸二而舞行二佾蓋古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逸禮語故與左氏說同

公王者之後稱公疏

通義云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

公宋公是也按僖九年經云公會宰周公注宰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是天子三公稱公也上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是王者之後稱公也詩篤公劉箋云邵后稷上公之功故封于邵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其餘大國

稱侯注大國謂百里也疏

注大國謂百里也○孟子萬章云

里禮記王制同是公侯地同祇以王者之後特加爵爲公故白虎通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是也舊疏謂侯與公等者据有功言之又云其實凡平之侯正與伯等者皆非也繁露爵國云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

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次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百里者萬得二十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郭邑屋室園巷街路市宮府園圃葵園臺沼椽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軍此公小國稱伯子男注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疏侯制也小國稱伯子男注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疏注小國至十里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圻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侯伯子男其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次男百里其因殷之諸侯亦以功而小爵卑而國大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皆益之脫誤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白是夏殷之制春秋當以公爲一等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當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故白虎通篇引公羊此傳下卽云殷爵三等爲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實無虛退人

之義故上就伯也尙書曰侯甸男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又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衰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此班氏所據公羊家說也又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計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土二品文少而實多凡五等宜是三等涉下五等而誤董生意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爲周制其時周官未出其實周爵五等土五品也春秋殷制常公侯百里伯子男七十里矣故云土二品何氏於上大國稱侯注云大國謂百里則此注當云小國七十里與董生正合與班氏所據公羊說微異則又公羊先師之不同者俗儒習見孟子王制之文並何氏注亦改之謬矣通義云舊說此爲春秋改文從實然周爵雖五固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子男同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恆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嘉曰四方所瞻侯子

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是也繁露爵國又云
故伯七十里七十四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
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
爲次國口軍三子男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
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
子男爲一等其不以七十里五十里爲春秋制審矣天子
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注相助也疏注相助也○類聚引風
俗通云相者助也詩豳
相維辟公傳禮記緇衣相亦惟終注並云相助也又月
令命相布德和令鄭注相謂三公也相王之事也是也天子
之相則何以三注据經但有祭公周公疏注据經至周公○
見桓八年僖九年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注陝者蓋今宏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

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爲本故舉黜陟以所主者言之疏校
勘
記云陝唐石經諸本同毛本陝作陝與訓文篆體合釋文陝
失并反一云當作鄭古洽反于城鄭邠非何義又云召公唐
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邵公云又作召按作邵乃俗字呂覽孟
春紀命相布德和令高誘云相三公也出爲二伯一相處乎

內按書堯典云四岳史記注引鄭注云主四岳者謂之四伯則堯時稱岳四人殷周稱伯二人也禮記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注云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禮記樂記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右詩下泉傳云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禮記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引此傳語禮記疏引異義云王者已有州牧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綢繆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綢繆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以王命行天下爲其畏故抑之也臣有所屈伯也史記燕世家云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所以有二伯何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也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其法度也又巡守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詩甘棠序云甘棠美召公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云召伯食采于召作上公

爲二伯說苑貴德云詩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聞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彼所引詩傳則魯詩說也三公佐君而治二相出巡故一相處內引周召事明二公出作方伯也○注陝者至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宏農郡陝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公羊問答云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據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御覽引十道志云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爲二伯分陝之地卽古虢國白虎通封公侯云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毛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則周召分采舊在岐地後得六州之地咸被其德故由陝分界也故周南所詠如江漢汝在今河南湖廣地水經注引韓詩序謂南在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西四川地則陝爲卽今之陝州明矣詩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陝州明矣詩譜云其得聖人之化其陝以東之冀兗青徐豫揚陝以西之雍從可知也周承殷制分爲二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八伯者伯下之牧也夏則無文唐虞則詩崧高箋云當堯

時姜氏爲四伯堯之末分爲八伯故尙書大傳云元祀巡守
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舜因而不改焉○
注禮司至主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
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
一以效其功又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
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民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
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謀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
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
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
言人言徒者徒者眾也重民眾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
尚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著書鈔引異義云今尙書夏侯歐
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與公羊說同也異義又載古周
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副之曰少師少傅少保是
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氏
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
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周之制也則許氏以今
文家說爲前代制漢代今文正行故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
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
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也韓詩外傳八曰三公者何曰
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

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論衡引書大
傳云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霖雪不降則責之天公
臣多弑主變多亂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
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竄究則責之
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竄究則責之
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是司馬主兵兵以順
天除害故亦稱天公也按御覽引書大誓云乃告司馬司徒
司空月令疏引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是周
初自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故書牧誓亦止有司徒司馬
司空也○注春秋至言之○上傳說諸公有二一王者之後
一天子三公此傳止申言天子三公不及二王之後故解以
正以天子三公主黜陟春秋撥亂之書黜陟爲本故偏取以
明所主焉通義云主者主其黜陟也蓋春秋因事寓戒故於
僭諸公詳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黜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
之公無益者謂之煩辱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
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
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冥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又天地之
行云考實事功次序嚴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
所以賞罰也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
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是王者黜陟以撥亂之義也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疏漢石經昉作放同前此矣前此則曷

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傳云爾者
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
羽譏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爲
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
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
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
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
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聽之宗
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萬
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
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

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
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流通精神存甯正性故樂從中出
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
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
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
侯雅樂鐘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
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擇縣
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
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箴韶夏曰大夏殷
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石之堯時民樂其道
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

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蓋異號而同

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目此不日者嫌獨考宮以非禮

書故從未言初可知疏包氏慎言云不可言惡大也王制曰

不可言按大戴禮本命云諡文武者罪及四世卽此變禮易

樂者是也○注傳云至始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同鄂本

之傳不云託始者卽上無駭入極紀履綸來逆女等傳是也

此傳又不可言故不得託始也○注前僭至羽議○校勘記云

議闕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議作議補云儀禮經傳通解

引作議當據正僭八僭於惠公廟何氏必有所據經籍散亡

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僭如天子之爲是僭天子事

也又云獻八僭八言六是從僭六羽議爲八僭諱故也通

義云前此羣公之廟已徧舞八僭今於仲子降一等猶議諸

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議始於此然六羽猶議八

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

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勤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

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

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僭以舞大夏此天子

之樂也蓋魯祀周公本舞八佾後世因用之於羣廟耳昭二
十五年傳子家駒曰八佾以舞大武明昭公時猶用八季氏
之僭八佾有自來矣○注本所至上也○舊疏云由非六之
故是以不得復發傳云上古已有六矣按語義未明何意謂
本所當託者是八佾非但於六今諱入譏六故不復發傳如
上託始之傳也無緣述及上古○注加初至常也○孔疏云
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恆用知者宣十五年初稅
畝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初偶有未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按
同一初文義自無二杜於此初偶有未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按
杜於傳文始用六佾下注云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
仲子廟川八則杜明以仲子之廟恆六羽矣○注獻者至之
辭○左氏莊三十一一年云齊侯來獻戎捷杜注獻者至之
又穀梁范注獻下奉上之辭禮記少儀云若獻人注於尊者
曰獻儀禮燕禮庶子于阼階上注凡獻皆薦也皆於下奉
上義合○注不言至文樂○祭統鄭注云朱干赤盾戚斧也
此武象之舞所備也仍猶列也人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
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明朱干玉戚亦八列大夏亦執舞
器故云互言是言佾則干舞在其中矣御覽引五經通義云
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尙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
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是
文樂象文武樂象武婦人無武事不得有武舞也解詁箋云
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先王之功也周於

姜嫄廟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醫公傳之誤也周官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
母若妾祖母妾得奏文樂乎按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
有遊禮用樂者故春秋譏焉左傳云將萬舞杜預明言萬爲
左氏直言問羽數則似以萬卽羽者干舞籥者羽舞萬羽而
何舞據宣八年公羊傳則萬者干舞籥者羽舞萬羽而
者爲文萬者爲武則似以萬卽羽者干舞籥者羽舞萬羽而
秉翟此傳將萬問羽數非謂羽卽似萬羽也則以婦人常此
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卽似萬羽也則以婦人常此
羊義范云言伯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疏引徐
邈亦同范說蓋皆本之何氏也○注羽者至疾也○詩疏引
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夷狄大鳥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
以翟羽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按所載公羊說萬字宜翟爾雅
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按所載公羊說萬字宜翟爾雅
云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萬字宜翟爾雅
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
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
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
下疑成語與禮記樂記文大同小異樂記云是故情深而文
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繁
露楚莊王云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
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

皆以具矣御覽引元命苞云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于內
動發于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注和盈于內
邦國成歌之發于外形四方之風也與繁露說合○注是故
至容也○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
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者德之容也三者本於
心然後樂器從之史記樂書太史公曰正聲者皆始於音
正而行正漢書景帝紀詔曰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昭
功也○注故聽至其容○樂書云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
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
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故聽其
音可知其德也書堯典云詩言志詩書又云詩周南序云詩
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書又云詩周南序云詩者志之
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雅正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雅正清廉
能斷者宜歌齊是察其詩可以達其意察其所歌詩意亦可
達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意察其所歌詩意亦
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
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則數也故賓
牟賈述武舞云總干而巳矣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則數也故
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論其數可以正其容也○注
薦之至萬民○樂書云及豳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
下以化兆民○樂書云及豳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

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享先祖又云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羽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於宗廟中奏之皆享鬼神事也其實天神地示亦統之矣用之朝廷者周禮樂師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鄭注教樂儀教王以樂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彼疏引書傳云鄭注教樂儀教王以樂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節之也又如儀禮鄉射燕諸禮皆有樂鍾是出入升降皆有樂立之學官者周禮大胥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鄉飲酒禮亦有升歌間歌合樂諸節皆取和協之義樂書太史公曰下以變化黎庶是也○注凡人至行正○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爲樂也本於詩今之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屬而樂淫樂節則禮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前得已故焉禮和則樂是以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漢書董仲舒傳樂無自入焉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樂書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商動肺而和正義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

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樂記云樂
必發諸聲音形諸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心術之變盡於此
矣○注故聞音至好施○樂書太史公曰故聞宮音使人溫舒
而廣大聞商音使人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與此徵
羽相易按徵屬夏於樂善好施宜應從史記說郭引五經通
義以爲湯作濮陽事云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
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恭儉而好禮白虎通禮樂云聞角聲
好施而慈者聞徵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
惻隱而慈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
立事者聞此大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
和者皆與此大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
哀者聞此大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
取義亦止本仁義禮智信按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
通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樂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樂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
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人心也董仲舒傳故音樂者所
和而本於性接於肌膚藏於骨髓白虎通云故樂所以蕩滌
反其邪惡也書鈔引樂緯云作樂所以防隆滿節喜盛也樂
書云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
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
斟酌飽滿以飭厥性○注故樂至作也○樂記云樂由中出

注和在心也又云禮自外作注傲在貌也又云樂由中出故
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勸樂書太史公曰夫禮由外入樂
自內出漢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
○注禮樂至敬爭○樂記云內和而外順則民聽其顏色而
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
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注故禮至入之○樂
記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諫
之心油然而生矣又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
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書太史公曰
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形窮外不可須
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是也○注是以至辟也
○樂書太史公曰故樂音者君子之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
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注魯詩至琴瑟○疑唐風山
有藹何不日鼓瑟傳也漢書藝文志魯人有高湖包咸魏應等
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東漢世習之者有高湖包咸魏應等
自鄭氏箋毛而三家遂廢魯詩亡於永嘉之亂此其傳也白
虎通禮樂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大平富積之
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
樂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
不平四時不順有徽樂之法也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云
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

故但琴瑟而已故禮記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明非災患喪病皆日琴瑟也但此以徹縣專屬諸侯爲與彼疏引熊氏云說題辭云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題辭又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然則大夫士日琴瑟者治身之樂而特性少牢諸篇無樂也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性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日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爲上言之其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載禮言大夫不徹縣魯詩止諸侯以上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者各記所聞故有殊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以樂侑食禮記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又論語微子述魯樂官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周禮疏引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徹縣焉○注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白虎通禮樂云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日制樂象陽禮象陰也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功成作樂治定制樂象陽禁奢侈源郭志通中和也漢書董仲舒傳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音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路楚莊王云周者日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日樂異乎是制爲

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
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
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王者
先功成後治定故文武周公俱有樂功成卽作而制禮必俟
成王之世也○注未制至用之○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始起
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
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曷爲不修
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
民又王吉傳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用之
禮樂志云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用之
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書疏引鄭注洛誥云王者未制禮
樂恆用先代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非始成王用之也
蓋始起之時革創初定未遑制作故一依前代無事變更論
語堯曰篇湯告天之辭曰敢用元牡集解引孔曰殷家尙白
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是也○注堯曰至大武○護宋本闕本
監本同毛本作獲非釋文亦作護白虎通禮樂云禮記曰堯
樂曰大章舜樂曰蕭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
武象獨斷云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
大護周曰大武按周禮大司樂又有雲門大卷大磬大
夏大護大武注云此則所有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
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

族類大成咸池堯樂也堯能殛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
不施史記注引庾蔚之云樂興於五帝禮成於三王樂興王
者之始禮隨世之質文故作樂自黃帝堯舜始也韶磬招通
○注各取至同歸○紹闢本監本毛本作紀依鄂本改正滿
云儀禮經傳通解作紹按以紹釋韶以同音爲訓詁也討闕
本監本毛本作紉依宋本改禮記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
成注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
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是作樂皆反其民所樂已
者名之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
於已爲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故樂名韶部者紹也禹之
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
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
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時民樂其
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宋注舜服纁冕之業駢讀曰頻是卽異
號同意與歌同歸之義也白虎通禮樂云堯曰大章者大明
天地人之道也舜曰韶部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
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
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的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
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
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
其武也大司樂鄭注云大磬舜樂也言其能紹堯之道也

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濞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以大夏湯樂也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惟大夏取義微殊繁露楚莊王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承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於始重本之義也然則周之大武本作於文王武王周公復有所增修耳文王爲受命之王故詩人皆推本爲說也堯樂有咸池又有大章者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矣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所不施也周禮曰大咸然則咸池者堯所增修黃帝之樂大章則堯自作樂名也禮疏引熊安生說以大章當大章泥於周禮大卷在咸池之上而樂記又以大章在咸池

上故也不知周禮順世代爲序樂記以大章爲主以其爲堯
 之正樂咸池則堯所增修異代之樂故次於下也樂記又云
 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云夏大也注
 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云殷周之樂盡矣注言盡人事也周
 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與周禮注同彼疏又引鈞命決云
 伏羲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嘏又引樂緯云
 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禮樂志六莖五英互異宋注云六
 英者爲六合之英華五莖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亦望文生義
 耳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先儒有數義農等爲五帝者
 故亦可有樂周代已不存矣樂書云名與功偕正義曰名謂
 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
 俱作也章明韶紹以韻爲訓夏大武伐以義爲訓護卽取本
 字爲義也○注失禮鬼神例曰○舊疏云成六年二月辛巳
 立武宮之屬是也○注此不至可知○舊疏云言考宮與獻
 羽實同日若置日於考宮上則嫌獻羽不蒙之獨日考宮以
 非禮而已故從下事言初初是嫌禮辭則獻羽非禮可知然
 考宮得變禮而不置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非禮者
 正以初稅畝同文按何氏此注云嫌獨考宮以非禮書似又
 以考宮亦失禮與上注得變禮義異益穀梁傳云庶子爲君
 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羊以仲子爲惠妾桓母隱
 卽爲桓立亦不必遽爲其母立廟故仍疑其非禮與或獨爲
 衍字與穀梁傳曰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是亦以初爲非禮辭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

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疏

注邾婁至會

主兵故序鄭上孔疏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

稟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卽序於大國之上欲見

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

者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以

楚人指子玉故如此解按孔氏此疏深得經旨穀梁注亦云

邾主兵故序鄭上也伐宋而注言主會者邾婁會鄭伐宋故

曰主會明邾婁當首其惡非會盟之會也

蝻疏釋文蝻蟲食苗心通義云爾雅曰食苗心蝻食葉蚩食節

謂賊厥風溫蝻蟲起按左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食苗心者蝻

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

夏令蟲螟爲害注云暑氣所生爲災害也與蟲異物而同類
左疏引陸璣又云舊說螟蟥蝥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
內外言之耳故璣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
故分別釋之郭璞亦云分別蟲咬食禾所在之名耳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

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疏○災國本監本

毛本同作災宋本作災上三年傳曰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

怪先事而至者此災謂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異大於災也

詩疏引洪範五行傳曰害物曰災易復云有災眚釋文引子

夏傳傷害曰災國語周語云天降災戾韋注災謂水旱蟲螟

之屬三年日食之後有衛州吁公子翬諸變此因觀魚失政

在先螟災在後是爲隨事而至也白虎通引潛潭巴云災之

爲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威動之也○注

先是至所致○疏及闕本監本毛本作急法十行本作急治
誤隱公事見上左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螟蟥賊蟲皆政貪所
致因以爲名說苑貴德云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
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入
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按
元當作五類聚引漢含章曰螟應苛刻文選注引彼注云苛

者切也與此詩令急法合詩疏云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經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爲又逆威蓋伯之諫貪利固將以生蟲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所致又春公觀魚于棠傳何以書譏遠也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蒞義合杜注左傳但言蟲食苗心爲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注

日者隱公賈君宜有恩禮於大

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侯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疏左

引世本云魯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餅餅生文仲辰說文竹部等讀若春秋魯公子彊取其音也按十二

月無辛巳十二月小也辛巳爲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六年正月

月初一日○注日者至大夫○上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

高祖會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此公

子張卒日故云隱公賈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也通義云前者

公觀魚于棠張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

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恩痛日之因以衰爭臣按公羊

公羊義疏七

七

不載僖伯諫觀魚事然不能無故加恩孔義或然○注益師
至此日○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日
以見所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也下八年冬十有二
月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是有罪不日又九年三月快卒傳快
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示義也惟張與益師同無罪而
據當時實隱公有恩故因日以示義也舊疏中標注同十
行本衍當刪正浦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亦無據字

宋人伐鄭圍長葛疏杜云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鄉大事表云在今

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與龍

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東逕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

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又按京社並

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乃縣徙於南矣漢書地理志潁川

郡長社注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樹暴長因

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注據伐於餘上不言圍疏通義云常
圍又云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新鄉惡之言圍師及
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城國之言圍內邑不聽言圍圍師之
馬是也內諱取邑言圍圍洧圍台之屬是也○注據伐至言
圍○舊解云即此二年夏公子陵父帥師伐於餘上是也

疆也注至邑雖圍當言伐惡其疆而無義也必欲爲得邑故

如其意言圍也所以不知鄭疆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結不言

疆也疏

注至邑至義也○通義云宋疆而無義圍蹙窮邑至

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范云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亦惡其疆而無義也穀梁又云苞人民賊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彼疎引廢疾云廢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鄭擇之云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也室斬樹木則樹木不可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劉氏逢祿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之例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注必欲至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鄭伯志在滅段故如其意書克宋人志在得長葛故如其意言圍所謂逆而罪之不如徐而味之也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故表其意以惡其疆也○注所以至疆也○傳文疆也不明故注文申言其非謂鄭疆也倍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鄆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川之不仁之甚不言宋疆故知此非惡鄭也惟彼楚自

伐宋此注言公以者因魯乞師伐齊遂道伐宋罪坐
所由故言公以也或涉彼下經公以楚師伐齊誤衍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五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千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入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疏唐石經宋本閭本監本毛本同左氏作渝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奕定本質

直若輸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

疏公羊古義左傳作渝云更成也成猶盟也桓元年傳渝盟無享

國秦晉爲盟成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盟詞渝盟猶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公與鄭絕鄭來渝平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隱爲詞則渝盟不得爲成盟矣詛楚文云變輸盟刺廣雅輸更也渝與輸同輸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云輸更也釋詁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言更成杜氏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按渝輪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義也通義云渝輪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輪盟猶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入

也謂人凡有闕怒者成之和難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淪是謂
隨成古文訓詰以輪爲隨左傳隨幣服虔曰隨輪也詩載輪
爾載荀子成相辭展禽三絢春申道綴基畢輪其義皆爲隨
按爾雅釋詁云平成也郭引穀梁傳曰平者成也又釋言淪
變也注謂變易說文水部淪謂變汗詩羔裘及板箋皆云淪
變也淪變卽隨壞之義故淪正字輪段借也爾雅釋文云舍
人淪作孺孺父淪之或體也按書呂刑云獄成而平輪而平
輪與成對亦卽隨義成者有司獄獄於上從而定之輪者上
反其所獄者也成無弗乎輪亦無弗乎故出入皆當其情也
穀梁傳輪者隨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輪平者不果成也
與公羊

義合

何言乎隨成

注據輩會諸侯伐鄭後未道平也何道

隨成疏

通義云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爲

宋公以下伐鄭是也伐鄭以取其成也注輩伐鄭後已相與

後經無平文故不得言隨平

取其成也注輩伐鄭後已相與

注輩伐鄭後已相與

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

疏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按漢書藝

文志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何氏時宜
見在故所引或傳所不載也○注但外至云爾○舊疏云魯
與鄭平而言外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輩外曰吾成敗矣
與鄭平不書公命是以不書故曰外平不書耳

注吾魯也

疏傳文則墮平在魯曰鄭人來者兼爲內諱與吾

與鄭人末有成也

注末無也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爲共國辭

疏

校勘記云宋本闕本監本毛本同漢石經無也字唐石經

有成

注末無也○禮記檀弓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

末無也

小爾雅廣詁云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末有以言之

高注

末猶無也○注此發至國辭○舊疏云傳發此吾與鄭

人末有成

事者非直解鄭擅獲諸侯爲有罪而魯侯不能死

難亦當絕

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箇人

字兩國

共有故云稱人爲共國辭段氏玉裁云疏云一箇人

字兩國

共有當是國共非共國也下吾與鄭人則曷爲末有

注稱人共國辭者同誤按段說是也

成注据無戰伐之文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注時與鄭人戰於

狐壤爲鄭所獲

疏左傳隱十一年公之爲公子與鄭人戰于

之事在春秋前杜

又云內諱獲故言止按左傳皆紀實無然

諱文依左氏則隱

公尙爲公子不必諱杜注可謂贅矣然

則何以不言戰

注戰者內敗文也据鞏戰君獲言師敗績疏

注戰者內敗文也○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故戰爲內敗文也○注據案至敗績○峯戰見成二年彼云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卻克以下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然則彼齊君被獲故言師敗績此魯諱獲也○注君獲侯被獲亦宜言戰經無戰文故據以爲難焉諱獲也○注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鞌戰辟內敗文異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地也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拒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疏通義云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彌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末也蓋若但敗則可書戰以起之今君獲而又不死位辱莫大焉故並戰諱之所以爲獲諱故也○注君獲至諱也○繁露奉本云王夷君獲不言師敗故成十六年傳云楚何以不稱師王

疾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注凡舉師敗績爲重
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傷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若獲不言師敗績
也注舉君獲爲重也此舉外以明內外諸侯被獲不言師敗
績舉君獲爲重內不得舉君獲故並不書戰以見敗而以輸
平諱也若然莊九年乾時之戰言我師敗績者傳云復仇也
注復仇以死敗爲榮故錄之彼有復仇之美故敗績不諱也
○注與軍至文異○郭本作異是也閩本監本毛本異誤是
疏中引注同當据正義戰辟內敗文者成二年注云君獲不
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齊侯被獲
宜去敗績但舉君獲爲重直言戰而已又以內大夫在嫌爲
魯敗故不得但言戰所以辟內敗文此自以魯君見獲故不
言戰焉是與彼異○注戰例至戰月○校勘記云十行本補
刊偏誤徧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偏戰日者舊疏云
卽桓十二月丁未戰于宋傳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
云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煩而不殺者正
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嫌夷狄
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卽莊十年春王正
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之屬是也然則僖三十三年穀之戰日
者傳云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
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敗伐喪而榮復

仇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或有數革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和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蓋詐則出其不意傷害尤多偏則結日而戰有忿不加暴之義故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春秋美之也○注不日者鄭詐之○明此爲詐戰也通義云穀梁傳曰來輪平者不果成也蓋自置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者及鄭莠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輪平言之歸輪于鄭者起鄭人不肯也義或然也○注不月至之意○下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輪平不月又云隱將讓平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輪平在正月何氏必有所據若書正月則嫌隱有正與成公之意不合矣○注不地至地也○舊疏云苦地宜言輪平于狐壤似苦戰干之類序莫大乎君獲故深諱之也○穀露竹林云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干大辱大

序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來獲焉虜也○注稱人至絕之○
鄂本據獲上有明鄭二字開本監本毛本無脫也宜據補成
二年傳佚獲也注當絕賤使與大夫饋體以起之知魯侯不
死難亦當絕也傳十五年獲晉侯注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爲
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是鄭與魯皆坐絕
故書人以起之明魯亦人焉耳不專惡鄭之詐說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五

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云泰山牟縣東南有艾亭大事表云
杜不言齊地當疑地在齊魯之間在今沂州蒙陰縣西北又
哀十一年及齊師戰于艾陵孔氏曰在博野縣南六十里在
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與此別張氏曰在博野縣南六十里在
地者誤也大事表又云桑氏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陵爲一
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六十里沂水與蒙陰相鄰以地勢準
之亦相近齊乘云艾山在沂州西三十里按沂州西三十里與蒙
陰樂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與泰安東南相近恐是艾陵
陰西北亦不連其謂新泰東北與泰安東南相近恐是艾陵
也舊疏云下無相犯之處而書日者以下八年三月我入郕
傳云其言我何言我否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注首始也時四時

也過歷也春以正月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

以十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疏疏氏琳經義雜

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古文無事不

必且四時按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是也古文謂左氏

也或不當句不讀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

或有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

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

云劉何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

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

古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與按今文公穀二家

亦皆四時具故穀梁家范注亦云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彼

九年傳亦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是也杜氏此注卽本

公羊立說劉歆此言未知何据漢書律曆志載劉歆說云於

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前也是三家於此並無異

說○注首始也○爾雅釋詁首始也○注時四時也○周禮

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注時四時也○禮記祭法云祭時也

注時四時也○說文走部過度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索隱

過歷也○說文走部過度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索隱

過謂踰之踰度皆與歷義近○注春以至月也○謂建子建卯建午建酉之月也通義云王者嚮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爲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卽有所爲可知爾

首時過則何以書注據無事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尙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疏釋

編必連反字林聲類皆布千反隸釋載漢石經爲年下直接傳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鑒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通義云諸特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周書時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注明王至是也○堯典文也浦氏鎰云尙書作人時按作人者保唐人避諱所改經傳子史皆引作民按書大傳考靈耀史記漢書所引皆作民凡兩漢諸儒所引無作人者欽若史記作敬順欽訓敬若訓順也漢書魏相傳云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

以日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
 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君動靜
 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
 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之者也天
 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
 凝漢書律歷志劉歆說曰夫歷春秋者天時也故列十二公二
 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列十二公二
 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
 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
 也皆奉順四時之正義也月令疏引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
 昏中可以種麥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
 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可以種黍主春者虛星昏
 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則不賦力役
 故敬授民時也五行大義引曾子書疏引伏生傳皆同○注
 有事至定矣○包氏慎言時月日喪貶說云春秋本天以治
 人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君也君正而國定故以時月日治公卿
 大夫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王不知省歲則
 不知爲王卿士不知省月則無以爲卿士庶尹不知省日則
 無以爲庶尹春秋之法也劉子駿爲左氏家之宗其言曰歷春
 自古帝王相傳之法也

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則名
書之以春秋取其以禮制中也禮者國之命天之所爲非人
之所設也子思子作中庸以發明春秋之旨言春秋以中爲
用也事背乎中則貶責加焉中者元之所交會乾元統天坤
元承天而交于春秋故曰時月以逮分至啟閉易之八卦也
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之大業也吉凶生大
業蓋古知今觀往察來爲人君者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如時之繫歲月之繫時日之繫月
統之有宗會之有要則大業日新矣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
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反是而不成不明不
彰不平康亦如之然則時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
仲尼缺之示教也無王者王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
能誅反下聘之故於聘之年去秋冬二時明刑罰之弛也成
十年去冬曠時祭而遠如晉藏令不行也桓十七年五月無
夏夫人不知有公也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欲倚吳而取吳孟
子失所庇也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日王申丁丑天子
爲諸侯所致無月者諸侯不供職也易繫詞曰天地之道貞
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四時之序天地之運貞觀也日
月會合有時有朔貞明也貞之爲言正也不正則無觀無明
而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之以時月日爲褒貶示人以正傳而
已然則有事則不必月者視乎事之是否以定詳略爲褒貶
天道遠人道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以天道正

人仍以人道奉天天之與人昭昭也所以必奉四時之正也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

取邑久暴師苦眾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

伐圍取也疏穀梁傳云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之也鹽鐵

議久役也上四年莒人取杞牟婁疾始取邑此宋人取鄭長

葛議久故同一傳也注古者至疾之○白虎通三軍云古

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

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

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

書此何以書久也上五年穀梁傳注云宋以此冬圍之至六

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

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開伐兼舉以

明之即取何義爲說也文選注引琴操曰關雎者邵國之女

所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南國之大夫

久於行役故作是詩御覽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

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矣禮記或禮說之臨鹽鐵論執

務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
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
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
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恭人畏此罪罟又備
胡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其如此憫其久去父
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緣役篇云古者無過年之
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思一其長子不
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于
骨髓此林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按詩采薇云靡室靡家玁狁
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歲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
家漢書匈奴傳引彼詩爲證王時事故得有踰時之作焉詩
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
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注不繫至取也○
范云上有代鄭園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
疏引服虔云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
足據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
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賤賤書者後爲嫡終有實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鄆入于
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疏注叔姬至腰
知如此注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
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知是其賤矣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婦
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
姪者兄之子弟者女弟叔姬伯姬也○注至是至國也○
白虎通又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
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
女二十而嫁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
也又云姪婦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
待年於父母之國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
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
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弟也至是歸者待年於
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伯姬之弟也至是歸者
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伯姬之弟也至是
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疏引一解云引易者證待年于父
母國與嫡俱行也○注婦人至君一解云釋文作從適云丁歷
反木又作嫡舊疏以爲書大傳文穀梁注引許慎曰姪婦年
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嫁易曰歸妹愆期遲
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

未二十而往也是與何氏義同詩召南江有汜箋云江水大
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蓋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
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注媵賤至賢行
○舊疏云春秋之內例不書媵以其賤故今此書以其後爲
嫡終有賢行也知後爲嫡者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
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卒葬皆書爲嫡明矣按白
虎通嫁娶云嫡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白
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
娣也伯姬卒叔姬升爲嫡經不譏也白虎通又云或曰嫡死
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
妾明不升自是古文春秋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
注紀侯至錄之○莊三年云紀季以鄆入齊事也莊十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傳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
亡矣徒歸于叔爾惠氏上奇春秋說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
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歸而以
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者備數之詞雖待
年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稱歸且媵
不聘春秋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春秋
與伯姬同稱歸者以賢而能守節也蓋紀季以鄆爲齊附庸
處齊襄無道之世叔姬能全意婦道故春秋重而錄之莊三
十年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明其能全夫人之

行也左疏引賈逵云刺紀貴叔姬三傳皆無此義孔疏云魯女嫁于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姊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

例大魯女嫁于鄰國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僅一叔姬爲媵乎直是妄說

滕侯卒

疏

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鄆

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云懿王王自是錯誤左傳疏引地志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

南

何以不名注

据蔡侯考父卒名疏

注据蔡至卒名微國也注

小國故略不名疏

桓二年云滕子來朝知滕子爵故爲微國

微國則其稱侯何注

据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疏

注据大至子男不嫌也注滕

侯卒不名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疏

注滕侯至大國○

滕子來朝是也後此常稱子知實子爵故不嫌爲侯此稱侯者自別有義通義云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

邾婁子辟伯是四國皆當隱之篇來接於我者其爲慕賢親
內衰錄其明說左氏者但以爲從赴且如彼傳云魯爲凡蔣
邾茅莊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豈不
見於春秋何也周初滕辟伯旋事桓慕義不終不足書卒故還
賢君衰稱故爵但滕侯後旋事桓慕義不終不足書卒故還
從其父加錄若然辟伯以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
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歷莊閔僖文
之篇不復書卒所以深著此滕侯卒爲衰文使與大國無嫌
矣春秋貴賤不嫌同號注貴賤不嫌者通同號稱也若齊亦

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

同號是也疏注貴賤至稱也○通義云貴賤易辨不相嫌者

貶亦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按春秋別嫌明微嫌則別之
其不嫌者當文自見故無須別也○注若齊至是也○齊稱

侯者上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之屬是也舊疏云不云晉

者晉尊未大故按齊始見春秋故注科舉無義例也微者稱

人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屬是也貶亦稱人者倍二十一
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楚子也貶又二十七年楚人陳侯
以下圖宋傳爲執宋公貶又上六年鄭人來渝平是也皆有
起文者舊疏云滕侯卒不名下恆稱子起其微也齊侯恆在

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日亦起其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國共辭起其貶之然則齊貴滕賤微者賤楚子貴俱無嫌義故不妨號同又若王子虎卒王子美惡不嫌猛卒同稱王子不嫌其同也一君一臣昭昭也

同辭

注若繼體君亦稱卽位繼祫君亦稱卽位皆有起文美

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

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

衰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疏

通義云美惡易見不相嫌

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驪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明蓋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羣事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辨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緌來日逆女莒慶來日逆叔姬救邢先言次而後言救救管先言救而後言次牟婁防茲言及鄆謹也陰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難可悉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發凡起例故曰春秋也○注若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卽位文成之屬是也繼祫卽位恒宣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

後卽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前君薨不地者起其後卽位非繼體之君也由是之故春秋不嫌同辭矣春秋正辭云若蔡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葬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弑亦稱辛子野殺亦稱卒則以問公不言卽位異之宣公亦言卽位昭公亦言卽位則以子卒不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略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王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不嫌也篡已明而不書葬重於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書諸侯之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徒以不書弑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而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於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於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名稱國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孫黑其事洩治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孫黑其事

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夫葬以明後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
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殺胥童亦稱國則與君弑同
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
子產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莊氏此論可謂
深切著明讀春秋者罔反可也○注滕微至其義○禮宋本
閩本監本同郭本禮作祿按郭本是也滕子朝隱公在下十
一年彼注云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辭先朝
隱公故褒之是也劉氏逢祿箋云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
不加於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曰孤暴貴
不爲父作諡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
義此先書滕侯卒者唯王者有先施之道所以懷諸侯也明
子襄爲侯應以侯祿葬其親故於此書侯以張義辭不褒其
父侯者舊疏云薛侯父卒在
春秋之前故無喪之女是也

夏城中丘

疏

府東北三十里有中邱城故此傳云內之色也水

經注沂水篇沂水南澤中邱城西春秋隱七年城中邱是也

一統志中邱城在沂州府關山縣東北三十一里漢志臨沂

爲關山縣地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上閭中丘者何指閭

邑也故因言何以書嫌但問書中已故復言城中已何以書

也疏

注上問至書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問本毛本同定二年疏引此注上問作上言當據正文云因言可證

若作問則與指問邑也問字複矣又故因彼疏引此注作欲因亦宜據正蓋若但問何以書嫌止問中邱書之故均連城

中丘問之明所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問之故在城也

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取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

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城邑例時疏

也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通義云重川民力故得時不得時必書然則重有二義一者重用民力二

者注云功重是也○注至令至壞敗○宋本闕本監本毛本

同鄂本弛作弛按釋文亦作崩弛弛俗字史記河渠書廷道

弛兮離常流索隱河道皆弛壞漢書賈山傳臣恐朝廷之解

弛皆壞敗之義也師古曰弛放也是也○注猥苦百姓○漢

書五行志兼受其猥師古曰猥積也又滿漁志水猥盛則放

淫師古曰猥多也猥苦猶曰多苦積苦也不早修完重苦百

姓故曰猥也○注故言至無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法因

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是凶年雖修舊亦譏豐年但可修

舊耳不知補完至大興工作故書城以譏左傳謂譏不時經書城亦有在冬令而傳又云書時是春秋爲胥吏之書毫無意旨矣穀梁云城爲保民爲之也范云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夫勇夫重閉而況國乎周官有掌固司險之官掌修城郭溝涂若並城責之過矣○注城邑例時○舊疏云卽下九年夏城郎襄十三年冬城防是也按此內城之例信二年城楚邱則書月彼傳云孰城城衛也明外城不止書時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

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卽此錢氏大昕論春秋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踰其分也按左傳又云生公係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則夷仲年之過盛可知矣

其稱弟何注

據諸侯之子稱公子疏

注據諸至公子○禮喪服傳文上元年公子益

師卒注云諸侯之子稱公子

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

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爲如矣齊人語也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展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於羣

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
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

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已富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疏

釋

戰漢石經稱兄下接下傳凡伯哲何按春秋稱弟者此及桓
三年弟年十四年弟語裏二十九年弟年夫之屬是也稱兄
者昭二十年兄輒是也皆謂母弟兄也春秋說云春秋凡
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然趙匡駿云以爲不可以訓此
非駿傳乃駿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公子干皆秦
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爲母弟與以
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
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
子鮮同出敬姒故肸之卒歸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
較著者故曰非駿傳乃駿經也穀梁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只可說禮不可與語春秋○注不言至語也○隱元
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齊人語也按古人文字多
有此例如無念念也無甯甯也之屬是也○注分別至子也
○分闕本監本毛本作公誤依宋本正釋文出分別二字陸
本不誤也繁露十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是
變文從質之義也又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

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達
 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周文同夏春秋變周
 從殷故親親所以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故史記梁孝王世家
 曰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袁盎等
 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
 親故立弟周道不得立文者法地尊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方今漢家
 法周周道不得立文勝而離人知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
 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
 段之禍將大傷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
 教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有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
 無差等亦施由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
 之世且錄責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母
 也按孔氏此論洞穿禮經春秋可謂至論不然則喪服傳云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則與春秋有不可通者矣○注聘者問
 也○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類聚引白虎通云聘者問也
 詩采薇傳云聘問也○注來聘至事也○文七年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
 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是諸
 侯不與盟春秋恥而爲之諱不見鄰國朝聘其恥甚矣故以
 內見聘爲喜穀梁傳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
 也亦以貴者來聘爲喜也○注古者至天子○禮記曲禮云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大戴禮朝事篇然後使諸侯世

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類
聚引白虎通云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
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禮
聘禮郊日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
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
相朝也彼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謂盟會之屬凡朝聘天子
兼其中卽朝罷朝聘之義也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
相見曰朝考禮正刑壹德以尊於天子知凡朝聘皆然也漢
書灌陽憲王欽傳駿論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
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鄭目錄云諸侯相於者於猶厚也見
呂覽注是諸侯相厚則有聘問之禮也王制云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小聘則周禮大行人之歲相問也大聘則大行
人之殷相聘也聘使卿禮記聘義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
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
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其周禮公食大夫禮釶圭璋
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則上公之臣禮司儀所載亦大夫禮釶圭璋
倫虞也据子男之臣也其周禮司儀所載亦大夫禮釶圭璋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公之臣受勞於堂侯伯之臣受勞
於舍故聘禮云賓指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不受於堂是也小
聘使大夫則三介又下其卿二等也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
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問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
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

聘曰問殷規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規以除
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
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考鄂本不誤十行
本闕本監本毛本誤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
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
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
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
于中庭又云几筵既設賓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
宜依神也是皆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
卿卿受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卿亦受之
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諸侯覲天子亦於廟覲禮
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
外尚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注諸侯
春見曰朝受贊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
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是朝覲聘皆於廟也
必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且重責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
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
聘問之禮也蓋謂諸侯聘天子也下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
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秋公伐邾婁

疏上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
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為小信

辭彼正據此以難
盟蔑不書日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

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

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疏杜云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

十四年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蓋凡亦諸侯而入爲

王卿士者與水經注清水篇又南經凡城東司馬彪袁山松

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春秋王使凡伯來聘是也

杜云共縣東南有汎城今在西南按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

共縣續漢志河內郡共縣有汎亭劉昭注凡伯邑考河內周

地凡伯國卿士食采汎城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

南二十里○注書者喜之也○與書來聘同義○注古者至

當之○惠氏棟云較讀爲覺詩曰有覺德行按後漢書何敞

傳注較明也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較見也謂德之明而可

見者故曰較德受之太廟歸美先君與鄰國相聘同義禮疏

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

論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

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同据何氏此注則公羊亦以天子有

下聘事矣蓋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有規聘之禮相接則曰

賓來朝則車送車迎存秋於天子聘隨書矣皆無駭辭故鄭
君注大行人問問以爲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諸侯有較德
殊風異行見美於天子故喜而書聘以爲榮北面稱臣受
之太廟何氏宜有所見無文以證之以理準之亦宜如是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大事表云今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又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
丘卽此蓋宋衛二國相錯處杜云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
西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鉏丘城六國時鉏
楚同音以爲楚丘地也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此非僖
二年所城之楚丘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城武縣則是春秋
時爲曹地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杜云衛地非也此爲曹之
楚丘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丘在衛
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爲衛文公
所居程公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戎
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襄入于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維
邑道楚邱至仙源逮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丘在河南宜爲
周魯往來之地以其逼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杜預誤以此
爲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誤以此爲衛文公所徙居
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曹邑在今
滑之白馬楚邱在體之衛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
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

耐會名之爾欽韓案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王等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展轉遂誤

凡伯者何注上言聘此言伐嫌其異故執不知問疏注上言

○舊疏云謂聘伐辭天子之大夫也疏詩大雅瞻卬序云凡

異嫌其非一人也天子之大夫也孔疏禮侯伯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

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杜以爲凡伯周卿士

凡國伯爵范云凡氏伯字上大失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

公羊宜與之同如元年祭伯是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

據出聘與郊拂異不得言伐也問伐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

之疏注據出至伐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郊者何天

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

天子也凡伯出聘大夫非天子之邑不得言伐也繫露王道云

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故執凡伯

言伐也○注問伐至舉之○舊疏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舉不

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則此專爲伐凡伯問故

加之執之也疏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執之則其言

伐之何

注

據執季孫隱如不言伐

疏

注據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

季孫隱如

大之也

注

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

疏

以歸是也

大至國同○大閔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

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

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殺而不可辱凡

伯以天子貴臣爲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見責大之與伐國

同亦如謀人軍師謀人邦邑者也穀梁注云以曷爲大之

注一人當一國皆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是也

據王子突繫諸人

疏

注據王至諸人○莊六年王人子突救

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也彼爲子突不

能救衛故諱而書人以爲王役恥此則大夫一介耳而大之

同於國舊疏云等是王臣

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注

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

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

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尙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

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

疏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

之天地與之皆義爲許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猶言不許夷狄

之執中國也淮南秦族訓文王處鄧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

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王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

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波蓋取穀梁爲說

穀梁以戎爲衛衛在河內河內曰冀州故也○注因地至正

之○春秋之例諸侯有罪執歸京師以京師治諸夏也故成

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京師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

之于京師注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常隨于天子也楚上

去京師遠遠且春秋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

以京師當治諸夏諸夏乃治戎狄方得遠近中外之差次也

○注中國至伐也○白虎通禮樂云夷者侮夷無禮義定五

年注云治國有狀能與中國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皆以中

國治夷狄以有禮義治無禮義意也執爲治文者孟子盡心

上執之而已矣禮記檀弓云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皆有治義

不以無禮義治有禮義故變文言伐以絕正其義繁露王道

云執天子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止亂之道也○注

執天至順辭○繁露王道又云親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執

中國且不可執天子之使犯上甚矣夷狄至降天子至尊以

中國治之上尊天子下降夷狄也穀梁傳唯戎衛爲異其曰

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其義大同范云昭十

公羊義疏八

二年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爲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亦以執天子之大夫重其地何注據執季孫隱如於執中國也傳文之微詞見義也

不地疏

注據執至不地○昭十三年晉執季孫隱如但言以歸無地文也

大之也注順上伐

文使若是上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衛者天子

大夫衛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

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疏傳兩言大

伐文一則以凡伯一人當一國以責其不死位一則以楚丘

一邑當一國以衛當赴其難也○注猶慶至丘也○莊二年

云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於餘丘者邪婁之邑也曷爲

不繫乎邪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以君存則變邑爲

國文以天子大夫所在故亦大邑文爲國也通義云實執則

不地加地順伐文也○注不地至等也○范注云夫天子之

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

蘇引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

陳人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

陳侯不府人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

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甸人積薪膳宰致
煢庖人獻饋賓至如歸今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不是蔑
先王之官也是天子使臣過竟諸侯猶宜致禮其有忠難更
宜赴救故以楚邱爲國知當與國君等也解詁箋云何君明
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
使故貶而戎之也此與賈戎爲戎晉同義於經爲合按己氏
之戎區近衛地則依公羊本義亦無不合穀梁疏引廉信云
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是衛地有戎也○注
錄以至命也○通義云言以歸者起實執宣二年宋華元帥
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林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
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又襄八年鄭人侵蔡獲
蔡公子燮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兵禦難不明候回
難不戰鬪當坐獲以歸明凡伯當坐誅絕不直書執亦爲中
國諱穀梁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
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徵舒傳不與夷
狄之主中國言獲何吳少進也則又以所見之世吳少進故
不諱獲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六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